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雜說



合異為同易之道也天下之道散同而已  
道此易所以無體無子不為蓋非冒天下之道不足  
以為易

道為天下之母然後寂寥之中生出有象長育有器  
建立有法老者入死故窮則變少者出生故變則通  
往來不窮新故相代故通則久夫窮則變則通則  
則久易之道也黃帝堯舜禹湯通其變使民不倦神  
而化之使民宜之遵易之道者也不以人廢天不以



故滅命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乾坤役使六子者也其言能變化成萬物所以不及天地其言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曰天地定位而已既有典常者易之書也不可為典要者易之道也言要以其不及詳言常以其不及變典之為道要常而已

典者道之降則者典之降法者則之降易之道至於為書亦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則何也以易而示他經則其為書猶主於道為禮以世法為主詩以人情為主書以時務為主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所以

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為書易之為書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則有濟天下之仁以前民用則有周萬物之智不可遠也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其入以度使內知懼則雖入無保如有輔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懼則雖出無師如有教之以事者虛一之中真性存焉利歆不能復矣其猶井歟既潔淨矣無事乎滌既正固矣無事乎禿其地列其泉寒供物之求而已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為終始萬物入死矣天地未嘗有終萬物出生矣



天地未嘗有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  
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準是故形體之所覆載情氣  
之所交感未嘗有餘未嘗不足天地物之大者爾未  
離乎物而不與物同為始終有餘不足夫何故也易  
有所與故也  
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謂仁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  
謂道復之初九一陽未復之時萬物歸根之地其冥  
也為明之藏為物之復始其罔也為有之舍為物之  
資始以人言之則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仁以天言  
之則有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道與仁相為左右

道與物相為得喪六四與初為應道者也上六迷  
復徇物而往者也  
貌言視聽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雨暘燠寒風五者  
天以生物者也是故爾又哲謀聖五物之時若之狂  
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聖人之治天下無狂而能  
肅無僭而能入無豫而能哲無急而能謀無蒙而能  
聖是故五物未嘗極備而亦未嘗極無數或有之聖  
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餘成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  
道則成能乎其中矣輔相天地之宜則成位乎其中  
矣



舜以禹臯陶為己憂故臣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特以諭臯陶夫禹臯陶與舜為  
一體者而舜或失之則一體廢矣為己憂也不亦大  
乎豈好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為惟辟作威言之好惡不作公生明夷曠之  
中遂無萬物之累故言其無滯礙則曰王道蕩言  
其無險厄則曰王道平言其無邪枉則曰王道正  
直  
遵王之道則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則有作威之義

會而歸之以立有極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極之用  
方其會而歸之未始有好故能無作好未始有惡故  
能無作惡無偏無黨或見於公無反無側或見於正  
此則有極散而行耳  
人之於學有情然後好善有志然後向善情有  
好惡志有向背以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孟子所謂若  
其情者也以向背之志向善而背惡則書所謂遜志  
者也蓋惟窮理之學為能遜志學在口耳之間未有  
能遜者也  
惟學遜志則有受道之資務時敏厥修則有致道之



力乃來為其質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學暨  
厥終罔顯豈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遜歟故高宗之命  
說曰爾惟訓于朕志說之訓高宗曰惟學遜志未  
學之序能辨志然後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辨  
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忘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伏羲唐堯周公無成與虧者同乎道也有成與虧者  
異乎法也可異者法而已矣道不可異也荀卿以道  
過三代謂之蕩法異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荀卿所謂  
道與法者異乎吾所謂道與法也雄之言曰法始乎

伏羲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其賢於荀遠矣  
相道者天相天者人道無形也視之不見道無體也  
搏之不得無所由也無所居也無所行也無所止也  
及其之乎上者其數二天之乎下者其數兩地叁伍  
以變錯綜其數偶者合之以奇者合之以偶生者  
斯成始者斯終積是而為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  
月積月而為時積時而為歲有生類不能逃此五形  
之數有生有成有奇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濁或相  
制或相順或有餘或不足有生之類食息頓笑上下  
示夫不能逃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



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  
貴或居乎貧賤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  
所居不相乖異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禮以秩其  
為彛也始終之不可窮其為倫也先後之不可亂然  
而九疇之類初一日五行非人所與焉欽用五事農  
用八政協用五紀建用皇極又用二德明用稽疑念  
用庶正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人相之也叙者以博  
秩者以庸不可窮者推之使通不可亂者辨之使治  
天子施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  
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

也以外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  
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  
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  
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  
王官也令百姓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  
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  
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  
神之道也



致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致地利而望天時不可必也天時之運豐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計積以飭計用以輔計食非其悖人以自養也為國備天時之變則以耕計積為民應天時之變則以輔計食不司稼一年之上不出歛法則其取財有義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則其用財有禮天時之變其所生者弗盛而國之所積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殺焉

六刑為六行而設造言亂民之刑為六刑而設六行之教不明造言者亂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亂民者害之也孟賁之不動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動心也以言孟子之不動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賁之勇衆力能勝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衆辨能勝之孟子之勇不可為衆舉天下之辨窮天下之力未有能屈之者孟賁告子區區言力之間何足道哉而公孫丑以孟子過孟賁遠矣將欲賢孟子不知其實卑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以鄙公孫丑之言歟告子先我不動心且未足以為貴則雖過孟賁遠矣何足以進我哉

此宮黜之勇知用其氣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



知守其氣而已不及自反知用其氣則養之無所在故曰北宮黝之養勇也知守其氣則養之有所在故曰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孟施舍量敵慮勝與夫自反相似視不勝猶勝與千萬人吾往矣相似北宮黝惡聲至必反之與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自反故曰未知其孰賢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此使於區區之氣者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此使於區區之智者量敵慮勝能慮人矣不能慮己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且不能慮人而况於己乎然而皆末耳本之則無如之何及

之有知居之有仁行之有義此曾子所以為勇之大者直在人曲在我則禍寬博吾不憚焉曲在人直在我則雖千萬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體氣之寓也人之氣時發於心火無志以將之則趨蹶而已君子嘗使其氣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為之限而氣不得以過之過其所至則猶新生之犢猖狂妄行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莫之知辟者衆矣君將有為也任志而用之帥將有行也任氣而用之持其志者心為之君而已

則其言之傾蓋或合量敵慮勝而後進



以比宮黜用其氣言之則孟施舍量敵慮勝為守約  
以魯子自反言之則孟施舍量敵適足以為守氣魯  
子自反乃真守約也言孟施舍守約所以抑比宮黜  
歆其尚魯子所謂勇故略子夏魯子之勇孟子之不  
動心一也孟子言魯子之勇所以自明言比宮黜之  
勇所以明孟賁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不得於言勿以不動求於  
心則告子以心本於言矣不得於心勿以不蹶求於  
氣則告子以氣本於心矣氣之不蹶本於心此固是  
也然而心之所本告子之見既已誤矣氣之所本何

所恃哉言屈則心動心動則氣蹶告子之言幸而勝  
天下之辨則可矣天下之辨有能勝之者則告子之  
心其能不動乎告子之言所謂不必有德者也夫誰  
不可勝哉有德則言本於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  
與氣然後其說具矣言與氣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  
本者道也  
歆其防氣壹也則曰志至焉氣次焉歆其防志壹也  
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存適不通謂之志壹趨蹶則  
氣之動也流行不通謂之氣壹迷誤則志之動也虛  
一而靜心之道也任志率氣以應天下之變志壹之



患非特其氣趨蹶也。反動其心則中之所主喪矣。言生於心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其所以不知言氣集義所生而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此其所以不善養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有他哉以言生於心以義在內而已。復為精氣則合天地之德散為和氣則贊天地之化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至大配道至剛配義無是餒也無是義道為配。夫君子之氣復於仁生於義空於道有除害之心則怒氣之所生有興利之心則和氣之所生興利除害之

心忘則仁守其氣矣

集義所生此孟子之養氣也。義襲而取之告子之養氣也。慙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義徒行其氣而已。能無餒乎中心之所畏言與義衛其外焉此其所恃以不動者也。其言不本於德其義不根於性欲使其心不動亦已難矣。



歐陽文忠公集卷第五十三

以不德亦曰讓矣

以不德亦曰讓矣其言不本於其美不財於其德身其

指無錫乎中以之稱其言與美德其德也其德也

居山巖者自及而長其言也古十七代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四

孟子雜說

正心誠意者養氣之道也思誠明善者養心之道也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心之所本在言矣心之

所本友在乎言則氣何望於心哉不以為無益而舍

之是勿忘也不以其不長而握之是勿助長也

貧賤不憂壽夭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

故能應

孟賁勇於力魯子勇於義孟子之勇不可為眾合眾



之力以抗孟賁之力窮矣孟子之意不曰也也合界  
義根於心：本於道故善養氣者其大則配道其剛  
則配義氣合於神：合於無此配道也集義所生非  
義襲而取之此配義也  
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言本於心故以道  
接氣本於心故以道配精純之氣配道者也中和之  
氣配義者也告子之心不待不惑之年然後不動心  
之所本反在乎言而已告子之言不必有德使知道  
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則告子之不動心也  
豈如是之遽哉亦慎所學而已

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以德  
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  
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  
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報  
為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况下  
化而為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  
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  
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士之見諸侯有二不見諸侯有二我為庶人也不敢  
往見之我賢也我多聞也不當往見之此所謂不見



之有二也為賓於他國不可不見之諸侯之未知我  
我也我欲行道不得不見之此所謂見之有二也不  
得不見之權也不可不見之禮也不敢往見之為分  
也不當就見之為義也是故行禮之際又有不可召  
之義在其中焉召之役則往役君欲召之則不往此  
行不敢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將朝王使之朝  
則辭以疾此行不可不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君  
子屈身以伸道屈人以從道不遠千里而來屈身以  
伸道者也有如謀焉則就見之屈人以從道者也仲  
尼開跡諸侯孟子之見梁惠將行道歟是故君子之  
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乎人君子之富貴也在道而不  
在乎物患不得君耳不患其道不行於天下

義狗公利狗私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無大夫大  
夫曰何以利吾家則無諸侯是故萬乘之國弑其君  
者必千乘之家此征利於上者也萬取千焉千取百  
焉此征利於下者也  
先利則人所徇者欲先義則人所徇者道欲無窮也  
物不可以必得無窮之欲不可必得之物相逐於外  
是故不奪不饜及其徇道則求之在我矣不患乎其  
外夫誰與為奪哉



始作俑者象人而用之於死者不智而不可為也於  
生者不仁而不可為也故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蓋有  
仁智之道焉夫象人而用之報施之禍猶至於無後  
而况率獸食人殺人以政豈特無後之報哉  
經始勿亟至於庶民子來則知文王善得民之心鹿  
鹿攸伏至於物魚躍則知文王善得物之性虞業  
惟擬至於矇叟奏工則知文王之樂非以為偽也兼  
收人心之和物性之順寓諸形聲之間而已然則靈  
沼之樂又豈勢力所能為哉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所謂群分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所謂類聚有聚分斯有親疎有親疎斯有  
愛惡有愛惡斯有是非有是非斯有得失有得失斯  
有吉凶

治亂譬猶治病不治其病之所在即其本根而治之  
斯善治病者也故病在脉則治之血病在氣則治之  
衛一平氣脉之疾無所資焉其為醫也用力也寡收  
功也大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至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  
王此言仁政之効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至可以無飢  
矣此言仁政之類無常產而有常心至民從之也輕



此言發政之先在乎制民之產而已孟子之說齊王先言其効中言其所先而後言其類蓋懼齊王以為王政之難行而挫其志也故先言其効所以悅之王政之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孟子又懼齊王失所先後而忘其本也既得齊王願輔吾志之說則吾言不瀆矣故次言其所先而後序其政事之類以進焉仁政既行則民有常產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卒言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仁政之効先言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而後農次之商旅次之孟子後此又言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而後

商旅次之農次之農序商旅之先者仁政必本於農孟子方與齊王言及其本則農奚可後哉農序商旅之後者特以前朝後市門闌田野內外近遠為之序凡為列國諸侯言之可以序其內外近遠而為說及言仁政之本以救齊王之所為則夫緩急先後不可不辨也天之予奪視民之去就視士蓋夫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王政雖本於農而得士心之所願尤不可後是故農與商旅莫能先者尚志之士窮不失義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故無常產而有常心養民之政六府外養其形三事內養其心然而



先王雖致三事之所養猶先六府而况後世六府不脩而望其民不為放辟邪侈不亦難乎不學之民形能累其心物能累其形物去而形憂物來而形悅苟無常產其心烏有不喪者邪  
耕者之受田未至乎七人未可以受上地然而上地之所養非特七人而已是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且夫上地之所養至於九人而七人受之者先王制民之產嘗使有餘雖或天時之不幸不給者有助不足者有補流轉之患非所恤者上等之家生息或過其數又有養焉故曰明君

制民之產使之仰足以是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其此乎然而孟子無饑矣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以言數口之家可也及說齊王則斥言八口之家者孟子之待文王也異乎齊宣故曰八口之家足以無飢而可不足以言之孟子之望齊宣也重乎梁惠故曰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而八口未可以言之夫何故也是心足以王者齊宣王也以其所愛及其所愛者梁惠也梁惠由此而充之則不以事親齊宣由此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梁惠之去齊王不亦遠乎發政所至亦度其力而已



是故孟子說梁惠則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曲禮曰五十艾服官政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謂之凍  
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然而言老者則五十與  
烏言七十者則五十之艾置矣梁惠之不仁五十者  
衣帛未可必也七十者得之可矣齊王之仁衣帛非  
特五十者耳七十者與烏然而上農夫有食九人者  
孟子止於八口尚有意乎上地之所養足以及九人  
而周制且有七人受之二人之食以為有餘備其不  
足是故孟子之教齊王亦約八口之家而言之八口

無飢在齊王之政已過甚矣尚安敢窮其所養而望  
之邪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有餘財頌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則有餘力然而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仁  
在父兄之間八口無飢仁在一家之內頌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仁義之類遂至親人之親長人之長孟子  
曰親人之親長人之長而天下平然而既富之後庠  
序之教奚可廢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利之本也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善之本也其利不充仰  
不足以事父母况妻子乎其善不充近不足以事父  
母况四海乎是故富而教之之術孟子之說諸侯在



所先焉雖然利能養善而善亦不可使利勝之後世  
之利為善之寇而不能為善之輔者利強於善而已  
無名之道立為大常而有六典降為大要而有八則  
八法之詳則又其降者也有本而無文有體而無用  
非道之全故治官以成道無待之德以應人而有言  
以表人而有行無言以應無行以表非德之全故教  
官以成德不仁也無禮不智也無義禮者節文仁義  
者也故禮官以成仁內與天同德下與民同患耳以  
謀之口以命之施於有政然後聖人之道具焉故政  
官以成聖五刑除害去累故刑官以成義百工明法

顯度故事官以成禮治以道為本教以德為本禮以  
仁為本政以聖為本刑以義為本事以禮為本  
道德仁聖義禮非六典不成治教禮政刑事非六官  
不舉先王之馭天下以六官為轡以治教禮政刑事  
為銜勒以萬民為馬  
典之為書於虞之時有之則之為書於夏之時有之  
法之為書於周之時有之庶事之文至周而備是故  
虞夏名道周兼而用之繁者以法治之簡者以則治  
之大者以典治之至於有法其詳至矣後世有作無  
以復加焉



典者立道以為經者也則者明理以為約者也法者  
行義以為制者也諸侯之於國也有君之道諸侯之  
於王也有臣之義制節君之道也謹度臣之義也以  
其制節不以法則治之頒其大常而已都鄙之君在  
王之畿內無自制者天子賜之八則使之有所揆焉  
是故八法之治官府言治之用其別有八而八則之  
治都鄙則言馭而已馭言其治之意治言其馭之事  
邦國治之大者王不能獨任太宰不得專聽是故治  
邦國以王為主太宰則佐之而已王者之務所好者  
要而詳不與焉則八法八則非王所行矣所治者大

而小者不與焉則官府都鄙非王所任矣  
無窮之務無常之變有求於先王先王以道揆其情  
其迹則不官府治之先王懼其為累所困而莫之釋  
也為之八法所以先治之然後責其事百官府至繁  
於事道之降至詳於法以至詳之法治至繁之事故  
其能無敗功其善無廢職  
管仲奢晏子儉宰我易曾子戚奢則過分易則不及  
乎愛過分而克之則至於無君不及乎愛而克之則  
至於無父禮之所本君父而已為君而節奢為父而  
文易孔子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子賢大夫



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偏下下不僭上然而偏下妨  
俗而已僭上遂至於無君則禮之本喪矣禮之於戚  
儉未嘗不為之節文然節文奢易尤禮之所急  
儉之愛物也篤戚之親也篤禮之所本者也進儉  
而退戚乃禮之文是故小過之時君子過中而厚下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亦以儉戚之篤於愛歟  
天下之用皆在儉奢之中喪在易戚之中則聖人何  
事乎制禮為夫奢者過儉者不及易者不及戚者過  
然後有禮為之節文雖然禮為奢儉易戚而制儉戚  
近乎仁奢易近乎不仁徇情故也孟子曰禮者節文  
斯二者也易不能親奢不能愛物仁之端喪矣求  
為節文豈可得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立於禮成於樂學者之志節文斯二者禮  
樂之道苟或不仁則節文之者無所用樂之者無所  
出矣欲遂其志不以難乎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雜說

飲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  
 養德則慎言語養體則節飲食觀易之頤而於周官  
 之食醫非敢肆也凡齋則放食醫之所眡凡和則放  
 食醫之所多凡會膳食則放食醫之所宜蓋謂五行  
 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  
 人有五臟六腑溫涼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  
 之盛萬物得溫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涼而收斂得  
 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



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  
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飲養陽氣則宜以溫食  
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彼務愜適苟忘其私不  
知其實害之不亦賤乎春能發散而收不及焉夏能  
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收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  
栗而不及爽在人內有腑臟外有骨肉筋脉感其時  
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生則過於一味  
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  
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奠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  
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之在

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蓋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  
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  
歟竅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  
之所以調歟或言四時之氣各歆其強春歆木強夏  
歆火強秋歆金強冬歆水強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  
矣木為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為金所乘則秋令以行  
為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為生焉五  
行之病也先王以謂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  
所患五行之於五臟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臟  
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強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



酸則助水而強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香益木之強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強之庖人致其所制者為之使焉故膳膏臊益火之強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鹹其膳膏羶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臟者脾之為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為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強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賦不失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產也以為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產也以為食者也養人之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醫則又會其所宜致其所養所宜或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之耳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粱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天產陽也有以宜陰地產陰也有以宜陽是故天產足以養精為氣之母地產足以養形為氣之宅凡王之饋食用六載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饗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欲作陰德以為淫邪作陽德以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



其心以心累其德則天下致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  
王何以治野人邪凡齊所賤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  
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淫王體  
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養人之欲焉所謂  
君子者其智足以居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  
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鳥可不為已者  
以制其欲哉

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因形移易能大能小  
能常能變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欲與之合而不可得  
也是故萬物覩則言聖人者以其能天能地能陰能

陽而言之知進退存亡則言聖人者以其能伸能縮  
能隱能顯而言之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九二利  
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君臣而並父  
子而處者也

道無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名也故能命萬物能鼓  
萬物故有富有之業日新之德成象之乾効法之坤  
知來之占通變之事不測之神能命萬物故大業自  
其富有而謂之盛德自其日新而謂之易自其生  
而謂之乾自其成象而謂之坤自其効法而謂之占



自其極數而謂之事自其通變而謂之神自其不測而謂之富有之謂大業通變之謂事則皆顯諸仁之類神也妙此而已  
道無不為也故能鼓萬物道無為也故能不與聖人同憂天法道故有所成地法天故有所形人法地故有所制乾以造始而成象坤以代終而効法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誠服君子者也子貢有言矣未必有德則有愧乎君子矣聖人歆其從君子也且見君子之言皆有實用非苟言也所以救子貢之弊其言也無德其從君子也無至誠之心是則子貢

之弊歟

四時之運萬物之化無則失節無儀則失文四時萬物未有無儀則者使之不亂且亡則在乎聖人成能而已先王之時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豈一日而致哉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有禮以致中有樂以致和中以裁成和以輔相然後三者之詩作矣儀則道理以為文者也庚則道理以為則者也一陽之氣妊於壬始於亥徹於癸生於子長於甲達於乙盛於丙陽之用事至此極矣長極則成盛極則衰盈極則



消生極則歛無衰無殺無消無歛則夫化生之道幾  
乎熄矣是故一陰之生至丁而復陽成則四時用事  
左陽也所以助殺陰作成物至巳而成焉則陽既事  
矣故至庚而更之更則不拘續則不窮萬物由是芸  
芸而作寂之向復故者將新因則斯革是故以辛承  
庚則有更新之意以壬承辛則有復始之意往來出  
入不可窮盡夫是之謂萬物得由其道揚子曰庚斷  
甲義斷仁夫春無秋不能成物仁無義不能立道木  
無金不能制器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證兆金木者  
生成之終始蓋有金為之終則有木為之始終之相

因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然則庚之為天則也至矣  
物之去來或者窮之則其勢不能為高其體不能為  
大崇丘言地之聚而高者也又有中焉由庚之後萬  
物藏於冥舍於罔然後長於甲盛於丙以至戊巳而  
成就焉斯有聚而高之意高大之物高者由庚而能  
下大者由庚而能小作者無妄行者無過斯有高而  
中之意然而高大之極豈可亂哉由庚則通由儀則  
和形色有類各分有等高下異勢小大定位禽獸有  
群草木有立相應有聲相求有氣飛者翔潛者躍夫  
是之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大和乃利正乾道之於四時自甲而化生由  
庚而變入天理之自爾萬物循理而來循理而往性  
無不善萬物無暴命無不幸萬物無怨是故太和將  
殆乾道保之太和將乖乾道合之然後性之用足以  
致利情之體足以致正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豈非由庚而有則由儀而有文歟是故崇丘  
之比以其高大而中曰儀之賦以其順利而文先生  
之世事與理協聲與政通崇丘之比由儀之賦未嘗  
廢也嘗謂陰陽者五行之道理五行者陰陽之數器  
其支為辰其幹為日在天為五氣而有寒暑燥濕風

在地為五行而有金木水火土在人為五性在物為  
五類以至五臟之動五志之盛衰五聲五色之非數  
之所授不可逃也然而五行之逆順四時之邪正萬  
物之得失報乎人道而已文武之治群臣嘉賓朋友  
兄弟故舊師役兼勞之中恩之有仁利之有義待之  
有禮結之有信仁不偏愛智不偏物樂在得賢而與  
之南陔之孝白華之廉視儀而動徧為爾德故雖魚  
麗之盛華黍之豐特富於物已未足以報先王也乃  
言陰陽萬物得其道理然後其報至焉天下之衆五  
志不相傷五內不相弊五聲以和五色以正五類五



宜不耗而有協應先王之五性頌不美哉厲王之亂  
不明先王內外之政天患在性萬物鄙滯而由儀之  
詩廢春令在秋天地不革而由庚之詩廢天時人事  
靜不在道動不在理諸夏衰禮義熄然後四夷之無  
禮義得勝之猶幸宣王之知務任賢使能山甫得  
以儀則推而行之天下受其賜矣故其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又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上以相天下  
以成物此中興之道也方先王之盛時由庚之詩在  
南山有臺之後以示得賢然後萬物得由其道焉及  
其亂也南有嘉魚則後乎由庚南山有臺則後乎崇

丘然則厲王之世陰陽不正萬物失其道理豈非後  
賢至於此哉

樂於獨而不樂於與人樂於少而不樂於與衆非好  
樂之甚者樂之實根於人心本於人性其來久矣古  
人之心與性無以異於今人何獨至於今樂而疑之  
哉古之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則仁之  
性遂矣旁足以友于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  
之厄則義之性遂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  
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先王之樂豈固有他哉文采節奏牧民樂



斯二者而已矣孟子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與少  
樂樂王固知其非與人樂樂王固知其是而王樂於  
少而不樂與人者特其私徇安佚為之蔽耳孟子所  
以為王陳民之憂喜而告之鼓樂田獵與民同樂則  
王樂於獨少則亡書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以其禽  
荒嗜音不與民同樂而已王者之道固非迂遠而難  
為也使民聞其聲音見其田獵舉欣然有喜色而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何以能  
田獵也則王之道存焉使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  
相見之憂旁足以友于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

散之厄遂其仁義之實則古樂之道存焉  
仁者求己之盡故能以小事大智者度己之盡故能  
以小事大仁者有道故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智者  
有命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不以物累我不以我  
累道所謂有道也非仁莫能得之不以物累我而物  
忘故無求不以我累道而我忘故無對兩忘之中兼  
愛無心是故天下雖欲忘我而不可得也其無求也  
民自歸之書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其無  
對也民自服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  
侯于周服是所以保天下分有貴賤時有窮達不以



卑犯尊不以弱勝強所謂有命也非智莫能及之在上則畏天之威在我則強於為善是所以保其國以卑陵尊則犯天之威以弱勝強則犯人之威未有能保其國者也  
王好勇也孟子不闢之以仁則曰王請大之而已王好貨也孟子不闢之以義王好色也孟子不闢之以德王好今樂也孟子不闢之以古樂則曰與百姓同之而已勇也利也色也聲也四者人情之所同好為政之道本其情而為之斯善為政者也而人情之所同者今王之所獨孟子解其所獨之蔽而同之於天下上不遂王之情則可以售吾之言下不違民之情則可以善王之政兩得之矣於勇也大之則仁在其中焉於色也與百姓同之則德在其中焉於貨也與百姓同之則義在其中焉於今樂也與百姓同之則古樂之用在其中焉



歐陽文忠公集卷之五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未雜記

不得而非其上者無命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  
無義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  
對之曰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孟子非王之獨  
樂示吾非為乎不得而非之也非求于下民惟民歸  
于一德王之道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是以不求  
之而已樂以天下而民與之偕生憂以天下而民與  
之偕死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謂之道聖人以道體常以



神易盡變言道在神易之後者以其攝用歟莊老之  
言道也合神與易而言之似惑其說此後之學者所  
以猶新生之犢猖狂而趨未知其所定止也  
象之所可及者聖人能範之數之所能窮者聖人能  
圍之天地之化在乎象數之中者也過則絕物惟其  
不過此所以曲成萬物  
物也天地也鬼神也迥于一氣物者氣之聚鬼神者  
氣之散道之用幽為鬼神顯為物大為天地天地萬  
物未嘗相離也鬼神其能離天地乎是故精氣為物  
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幽不違乎鬼神大不違乎天地此智所以周萬物  
物生則魂藏魂遊則物變蓋惟精氣散而弗聚無所  
管攝此魂所以遊

繼之者善而道有用成之者性而道有體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以其成之者性  
樂之縱也宏人為廣博樂之純也移人為易良得詩  
之情則溫柔得詩之性則敦厚  
吾魚為也有為者理而已矣是故時不勞其事之不  
勞其形之不勞其生  
衆人萬物役之賢人五行役之世人為物逆旅物為



聖人逆旅萬物為道一偏衆人為萬物一偏  
任理而得利天之利也行義而得利人之利也此其  
所以和同天人之際  
養心莫善於寡欲之動也遺之有志焉之為虛空  
之為澄澈以至乎無遺然後冥之  
所學至乎窮理則絕之所得至乎盡性則壹之  
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之至也  
與仁同功者或利而行之或畏罪而行之其情不同  
則同功者非誠仁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利  
仁者懼其有害焉吾知其不能也強仁者懼其有刑

焉吾知其不能也則同過者誠仁矣其仁可知也與  
仁同過者其周公歟一人而已  
寬柔以教不偏於強不報無道不偏於弱故中之而  
不倚  
聖人不生不死故其生日神其死亦曰神聖人之道  
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聖人曰盛德鬼神亦曰盛德  
雨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  
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  
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  
致生於其親且謂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



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萬物出於一入於一出入之中坤元用六以成之乾元用九以終之非特終之也又使復出於一壯者不則之以老者不則之以死天地之道豈能無窮哉則者天理以為約者也六功之臣約在宗彝記在簡策先王以為未足也銘書於大常頒賞于鄉錫燕于堂先王以為未足也祭于大烝蓋謂無王之道也無以辟四方無國之體也無以容萬民無民無與守邦無事無與應物無治無

以興利無戰無以戡亂予有臣焉由國功而充之上達於王則使民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於是乎勲立由國功而推之下達於民則通其變使民不倦於是乎庸立勲庸功之入者上之於王則通乎神下之於民則通乎義不可以有加焉勞之為功內則勞心以應事外則勞力以集事辟草萊任土地有能於力而已未必勞心多筭勝少筭負有數於心而已未必勞力使王足以有臨使國足以有容民足與守事足與應治足與富戰足與安則予答臣何敢略哉論譔其功書於王之太常祭于大烝然後盡其心焉



大常之用王屬天下而後之天下視王而從之者也  
屬天下而後之天下視王而從之在乎法天而體道  
日月為常法天而體道者也以祀也則以天道交之  
以討也則以天道正之以朝諸侯也則以天道臨之  
以紀成績也則以天道明之以教治兵也則以天道  
威之然而大常之於六功不然而已當其天下視而  
視之六功在其上焉孰不知吾臣之有才吾臣之有  
德以至於此固先王之意也春享主於詞夏享  
主於樂有物存焉未足以言物也物成於秋享則嘗  
物而已至冬而大進內盡志矣外盡物矣此烝所以

為大焉然而冬享而謂之大烝其猶冬教則言大閱  
歟先王謂以六功配四時之享則失之大數配三年  
之禘則失之大踈祭于大烝其節不踈其儀不略報  
功之至也顯明之中使與日月齊光與人知之幽間  
之中使與先王偕榮與神知之頌不盛歟以勞定國  
國功也法施於民之功也以死勤事之功也能植百  
穀治功存焉能扞大患戰功存焉周公之功非群臣  
所能為故特賜之以重祭周棄之功非萬世所能廢  
故特祀之以為稷一烝之報未之至也  
商周之王嘗稱其前人與我先王胥及逸勤服勞王



室其見銘書者以勵其後則曰厥有成績紀于大常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其言  
從享者以勵其後則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湛與享之然則六功之後以能  
出力以就功名以衛王室茲實有激焉梁之修之唐  
之韋挺見袷於十月遂以大丞附會於五載四時之  
烝三年之禘皆弗與焉自是功臣之食踈矣唐配于  
袷其踈之也無恩漢坐于庭其輕之也無禮不特  
王侯民而尊國侯民而固事侯民而立治侯民而成  
戰侯民而克六功之建所歸不同而民實有力焉然

則凡頒賞地安可取其中上之地而厲民以瘠惡哉  
是故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  
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則以任民下地食者三  
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一人則以賞功然則其百土四  
近郊圭田在焉遠郊二十而三賞田在焉甸稍縣都  
無過十二采地在焉鄉而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則鄉以下食其半矣士有土田矣又  
有稍食鄉以下有采地矣又有圭田則亦何事於賞  
地哉先王以為不賞無以進功則冬之一食得於常  
祿之外何歎於下地哉然而三等之地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之法賞地之賦二十而三不亦異乎蓋頒於  
六功賦賦自六功而上矣非八家所助為  
先王以德報之則有三之一食以義取之則有二十  
而三之稅地之所受已次乎中等之家國之所取已  
重乎近郊之稅可以已矣則夫加田無國正也不亦  
宜乎征之正之歸諸受田之家而已加田無國正也  
不為過優以其有三之一食不為過薄以其有圭田  
采邑  
五等之封或食者半或食者叁之一或四之一其不  
食者山川之餘則食附庸焉然而賞地三之一食則

以美惡之地而差之封建之地其食之者三之則  
以尊卑之爵多寡之祿差之

先王賞六功之臣則內有六鄉之地祿五等之君則  
外有三等之士其地與民足以共貢賦備役作賓客  
祭祀之用稱其作德而已是故王朝之臣列土之君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去驕以恭去侈以儉無以徼幸  
作偽而為淫恣者先王之賞不亦仁乎漢興初定高  
祖論功行賞裂土而與之鎮服新造之天下以功而  
侯百有餘人王者八國其始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  
六百戶及其民歸戶息大侯或至四萬戶者小者倍



為漢莫之制子孫驕佚淫嬖大者不庭小者不軌其  
賞實資之齊兼五侯之地魯衛之封各四百里自非  
大公之功魯衛之親且有盛德不以賜焉然而周之  
制內則有六鄉之地以進六功外有三等之土以封  
四國安得而不議哉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  
傷暑其病在秋為痲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欬嗽此  
自養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此感四  
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  
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疾瘍之醫所

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禮義之政所以裁成其時氣而  
又為之膳膏齊和使嘗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  
仁民之政也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爭以制其食故疾醫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瘡瘍潰瘍內作之疾也金瘍折瘍外作之疾也古之  
治病移精變氣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自內治之故不  
假毒藥祝由自外治之故不假針石後世淳樸散壞  
易為邪氣所乘是故先王養之治之備矣以神治之  
則有祝由以物治之則有毒藥以人治之則有針砭



按躄愚衆之流賊天理窮人歆而有是疾焉恃祝以去之則妄矣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得恃祝以去之拘於鬼神者也  
取民有義而接我無禮以其所取有義而受之則失已於苟矣是可以承交者也且自尊焉取民無義而接我有禮以其所取無義而却之則失已於介矣是蚘而後充其操者也且侮人焉聖人之於諸侯也怒其取民之無義取其接我之有禮交我之有道弗却而受之不失已於苟亦不失已於介不侮人亦不自辱

諸侯取其所而有過者也盜則取非其所有而已接我以禮交我以道猶弗受之受之適足以自汙却之不足以侮人然而萬章引諸侯之不義而與盜者比不亦甚乎

似喪其偶故能無對有偶而物我辨矣然而有齊物之道者不必喪其偶而後能齊之似喪其偶而已有耦而能齊之真齊物者也  
如槁木則忘形如死灰則忘心有心故有形有形故有我  
有我故有物  
我兩立而是非好惡不可以勝計也齊物之道喪矣心如死灰子綦所以喪形如



槁木子綦所以喪我、且喪矣而彼鳥能以長短小  
大計我、我道與我相為得喪者也。似鼻似口似耳似拏似圈似臼似洼似汚其形之不  
齊也。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諫者突者咬者其聲  
之不齊也。若之何齊之哉。勿觀其形勿聽其聲而求  
其役此者則齊之耳。形役於聲、役於風、出於大  
塊之噫氣。大塊以其常無也故能役氣而作其聲。氣  
以其常虛也故能役形而受其聲。自氣而觀之衆形  
衆聲之不齊也。且可以為一。况其噫氣者邪。齊物者  
毋以形累心之虛。毋以我累道之無。自道而

觀之萬物一府矣。何大何小何是何非。  
大木百圍之穴竅以風而虛以風而滿以風而鳴以  
風而嘿而風以大塊而濟以大塊而起風能役乎衆  
竅者也。聲之動靜且不能自有之。况衆竅之虛實乎。  
猶有待乎風則累於形者其去道遠矣。為大塊者無  
實無虛以其無形無鳴無嘿以其無聲故能役氣而  
感其形。







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欽長為其近於兄也  
慈幼為其近於子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而盟誓  
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  
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禮者猶陳其  
數焉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財用自其有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  
用也有禮非悖而出也

巢窟之後有宮室羽皮之後有布帛血腥之後有爛  
熟非作而致其情者也  
以能問於不能則有若無也以多問於寡則實若虛  
也有諸已之謂信克實之謂美顏子美矣未嘗以為  
美猶即寡者而問之則我忘矣犯而不校不以己之  
是校彼之非我必不仁也我必不忠也待其至於禽  
獸然後棄之則物忘矣  
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我忘則不止乎形  
中物忘則不止乎域中形域之上顏子志於進焉自  
善而進於信自信而進於美自美而進於大未達一



間耳所以具體而微自大而進於聖未達一間耳所以屢空若夫自有其所能自實其所多而我累之與此之是奪彼之非而物累之形域之中其一化矣非有非無不多不寡之地彼烏乎至哉合而言之道也無善無惡無動無靜方是時也一旦不得而命之奚有二哉中下之流不能反本惟求之漫此道所以下降於性端有仁之端有不仁之端自其兩端而克之仁不仁著矣堯舜克仁之端者也故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幽厲克不仁之端者也故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之於諸侯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自其不仁之端而克之近則不足以保一身遠則孝子慈孫不能改與堯之保天下為君臣者法不亦異乎然而堯舜亦豈異乎人哉克其仁之端而已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子嘗為文公言之然則此言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危削而後已當時之君孟子有以警之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鑒不遠在商之世而周之諸侯未離乎周耳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至於此矣不悟哉然而孟子之警諸侯不以不敬其君者言之



盖方是時天下無王久矣孟子之於民當被髮纓冠而救之教之為王可也事王則未暇教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仁之端也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不仁之端也目其兩端而克之一為君子一為小人為則克之而已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己以之仁者也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克己之道者也

妄念在物曲臆在事所謂意也有意則無德莫之為而為之者天也而人或欲為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而力或欲致之所謂必也有必則無命能止而不能行

而或能行而已能取而不能捨而或能捨而已所謂固也有固則無義彼己之是非參吾之愛惡所謂我也有我則無道

毋者禁戒之辭也毋意以至無意無之意毋必以至無必無之必毋我克己者也無我忘己者也無我有我之對無之我然後莫之對焉子絕四聖人之於天道矣無事乎禁戒不惑故能不動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荀子曰能定然後能應古之人四十強而仕能應故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不惑故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均是命也五十  
而知天命知之至者耳孟子曰盡其心則知其性知  
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也天壽不  
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天壽不二修身以俟之  
故能存其心養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故能盡其心則  
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天壽不二修身以俟  
之則不惑之時也所謂知其性則知天矣則知命之  
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四  
十而不惑則立人之道五十而知天命則立天之道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已矣何足畏哉

耳擇克己復禮之時三十而立者也耳順則已忘矣  
無所不聽實無所聽巧言淫聲不必勿聽而後仁焉  
耳者心之官也耳之所得善則心有所養耳之所得  
非則心有所累五官皆然心為甚  
其心虛矣未嘗有也非即乎法故能縱心而得天下  
之至圓未嘗無也非離乎法故能不踰矩而得天下  
之至方自志於學及七十而縱心為已至矣不可棄  
物則不踰矩為物而已  
志于學之後非必三十而後能立耳順之後非必七  
十而後縱心不踰矩古之悟道者在乎少頃之間奚



必此哉聖人為中下者言相去十年為之約耳三十而不立七十而不縱心則女畫矣非善致道者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當是之時吾為內視及聽者矣不獲其身故無物又不見其人故無人交及其出之域中見其人矣能無交乎身者吾之累也人者身之累也故人能輔仁亦能敗仁人能與吾為歡亦能與吾為怨吾之有身之之有人學道者不可不慎也出之域中不能無交而亦不可忘交有身則人為之對焉奚能無交其德未至乎大成奚可忘交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不可者與之其如累吾仁

何不可者拒之其如遺吾怨何不可者之為交或交以勢或交以利勢利不可為常勢窮則乖利窮則散勢利之間一或不適其意則怨望傾覆在其中焉然則不可者之為交不可拒之亦不可不拒也以義交我者吾以心與之以勢利交我者吾以迹與之獻子用上欽下者也故獻子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則獻子有尊賢之義焉故其與樂正裘牧仲友也下交不瀆樂正裘牧仲用下欽上者也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則五人者有貴之之義焉故其獻子友也上交不諂獻子不驕



五人者不驕獻子以德各有義焉  
子思之於惠公有道者也故惠公師之顏般之於惠  
公有德者也故惠公友之王順長息之於惠公有才  
者也故惠公使之雖然不挾而友苟無其實君子不  
可以虛拘堯之友舜與之共天位也則尊其德與之  
治天職也則尊其才與之食天祿也則尊其功而舜  
之有二女百官牛羊倉廩若固有之綽然有餘裕  
蓋無所挾故爾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蔬食菜羹不敢不飽也歛之而已不及用焉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覲鼎肉使已僕日爾亟拜也受  
之而已不及歛焉

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  
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致其性之中樂致其情  
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  
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  
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  
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  
中矣  
至於義也行止在我至於命也死生在我



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也  
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貌故文  
內出於性故靜形則著誠之者也故誠者不見而章  
動則變誠之者也故誠者不動而文不見而章博厚  
之道也不動而變高明之道也無為而成悠久之道  
也同出於至誠自其見者而命之所薄者厚所厚者  
薄末在所先本在所後未能格物者也量其薄厚度  
其本末然後物格誠意正心在其所先治國齊家在  
其所後然後知至由家齊至天下平出於身修由意  
誠至身修出於知至中庸曰知風之自知遠之近知

微之顯風之自在意誠遠之近在齊家微之顯在天  
下平

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天之化也植物地產也以作  
陽德地之化也天之化動物之產能內養其精矣不  
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嘗至於過地之  
化植物之產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  
則類為形所踐嘗至於不及然則大地之道百物之  
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  
能以仁成位者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



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  
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交  
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  
其所作不為淫邪  
以樂侑食動血脉通精神使人倫清而聰聰心虛而  
氣和則尺寸之膚不能苟得安佚以昏其性焉堂有  
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佩之音于左  
于右弦誦之聲舞蹈之容遣去滯思形見天性之真  
樂耳目口鼻心智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  
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倦怠

樂陽也配地之陰禮陰也配天之陽茲其所以為合  
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  
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天下之人豈能皆  
為君子然而天產作陰德而或能不以色肆視不以  
味肆口地產作陽德而或能不以安佚肆於四肢徇  
性之欲喪性之善其得欲也則勝之有禮樂其失欲  
也則處之有命故天下之趨於君子之途罔或自棄  
者先王之防亦已至矣  
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



節者也。以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倦怠，與  
天地同和者也。義理之在人心久矣，其心莫不尊善而疾惡，為善者  
嘗畏而尊之，為惡者嘗畏而疾之，人心之所同也。然  
而善惡之所在，其智不足以知之，其勢不足以去之，  
天下皆是也。無足以相畏者，有能取人所畏而疾焉  
者，刑之，引人所畏而尊焉，賞之，人斯服之矣。此刑  
賞所以馭其威，歟。蓋民之畏為善者而尊之，畏為惡  
者而疾之，畏之未至也。仁義權智足以照見天下之  
是非，報天下之善惡，吾之喜怒無與焉。天下之公義

人心之所同，兼收在我，則天下之所畏者，捨我其誰  
哉。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而高祖之殺丁公也，不亦異乎。  
曰：高祖不私仁，我之私恩而害後世為臣之公義，殺  
之可也。尹公之他不為其君殺子濯孺子，孟子賢之。  
蓋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為甚於君事，丁公見殺得  
布而卒用之，則高祖宏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亦而卒用予頃高郵志矣

蓋以夫千之區又善夫一德其公亦下公與諸

三百也年公之外不為其自其千蓋千寶

白高縣不年公之

以然時也以其時也

入公之所同意外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木雜說

以禮制民以俗因民而太宰所賞則其入禮而為善者所刑則所出禮而為惡者此其忠厚之至也其威有德天下之人中心悅而誠服之惟其所役其孰違我哉刑賞之後繼以田役馭其眾此其威之至也苟喜以刑去惡恪以善勸善天下畏之而已莫之愛焉其威之在天下也譬猶至剛之物難犯而易折况或以刑去善執怨之而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怒惡而刑之足以沮亂而已知善



而社之遂破小人之黨其道消矣此亂所以已焉夫  
一賞而已亂天下之威莫大於是有恃權勢而威天  
下者所與非善所沮非惡行其私心不顧天下之公  
義勢窮而威去則威非負權勢者之所能馭也有尚  
名法而威天下者無情而寡恩善惡高下一斷以法  
求使畏我而不能使之愛惡者有可免之姦而善者  
有不幸之懼及其失也心離而威去則威非尚名法  
者之所能馭也然則孰能馭之君子之威天下也不  
求為威而能使人中心悅而誠之威斯至焉  
九職之民進於野矣未嘗知文進於力矣未嘗知德

進於利矣未嘗知義教以六藝然後知義焉不競利  
以亂知德焉不恃力以暴知文焉不陷野以愚然而  
義與文德能使人輕利先王又患其委職而去也教  
以世事固其業矣工者世工商者世商農者世農此  
進民於其所任而成之者然而向者學藝未能行焉  
不足以為善也制其爵祿吏諸官府之中與賢且貴  
者聯為八職以服王事此進民於所學而成之者慮  
其廢此九職也於無職者使之出夫布以戒之慮其  
廢此三事也於無職事者使之出夫家之征以戒之  
王之鄉遂三事未嘗廢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



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陽禮教和則使之學藝矣以  
世事教能則使之世事矣以賢制爵以能制祿則使  
之服事矣九職而加三事焉頒于邦國都鄙而已  
非天子不議禮而天下無私法非八子不考文而天  
下無私學禮之與文自天子出諸侯遵之而已及其  
有事焉或得乎在外者之福有學焉或得乎在我者  
之善弗敢當也以謂天子有命故吾得有事乎神有  
教故吾得有事乎學我何與焉以其所受之福所享  
之善悉以進之尊吾君也則歸之以善愛吾君也則  
致之以福先王兼收而獨享之夫善在我者且不敢

私焉况不在我者哉

都家之封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之邑有社  
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待以安  
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后者都家之治  
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  
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  
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  
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惟王所議神之所  
享惟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况子弟之親公



卿大夫之密邇壽王以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  
膳夫受而膳之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先王之世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有燕饗以致其歡  
賀慶以致其勤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於中心惻怛  
以致其愛惟恐其莫之及也歆其福祿之高也以山  
祝之不足也祝之如罔歆其福祿之大也以阜祝之  
不足也祝之如陵歆其為下所厚不可得而壞也以  
南山祝之歆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以松柏祝  
之以祝吾君未之足也又以吾君戩穀之臣祝其無  
不宜焉無事之時至誠之願於王如是之至也而况

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邪其於鬼神也必有至  
誠以感之其於王也必有至誠以致之雖然王豈徒  
受其福哉行人歸服以交諸侯之福則諸侯之致福  
也王固有以報之矣鬼神之意蓋亦願為五福而陰  
相之則王與諸侯相交以福非徒以為文焉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九伐之法正其罪惡  
之名然後命諸侯會卒伍而從事焉言伐則其事也  
言九伐之法則其討也討者著吾法度之言以問其  
罪耳  
馮弱恃強犯寡恃衆高而自危滿而自溢者也則宜



伐而普之害民則伐之行庶民之所惡也陵外則壇  
之行諸侯之所惡也先王之兵豈將黷武以快其私  
也哉野荒而不治民散而不繫無智以及其所有者  
也則宜伐而削之負固不服無仁以保其所有者也  
則宜侵之先王之兵豈將征利於下而極其欲也哉  
彼自取之而已賊殺其親充類至仁之盡也則宜正  
之内外亂鳥獸行不仁而無其親者也則宜滅之放  
弑其君充類至義之盡也則宜殘之犯令陵政不義  
而無其君者也則宜杜之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其法既廢

而後野荒民散者天下皆是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  
其法既廢而後馮弱犯寡陵外負固者天下皆是也  
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其法既廢而後賊賢害民者天  
下皆是也

周道之末九法既廢而後九伐之權遂為列國所擅  
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伐之  
者非必賊賢害民所謂侵之者非必負固不服所謂  
普之者非必馮弱犯寡所謂滅之者非必内外亂鳥  
獸行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  
已也烏用戰九伐之法以正邦國往而正之而已



九伐之法施於九法之所不及者也諸侯之心弗平則爭弗正則亂九法所平則治其爭九伐所平則治其亂然而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則言佐王九伐之法九法之一事耳蓋非所以佐上則言以正邦國而已

王與之守邦而有萬民王與之共民而有羣后當其入王而王弗之臣也以其從主則謂之賓以其敵主則謂之客諸侯尊而有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賓諸臣微而無疑於王者要服以內則謂之大客王之待賓客也有禮以致其恭故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有物以致其愛故問勞贈送物為之數乃有牢禮餼獻飲食幣帛之用先王將其厚意以收萬國之驩心者也

年有豐下財有多寡禮有備殺財少而不殺則失禮於奢財多而不隆則失禮於儉奢則沒禮儉則廢禮以親邦國者也為奢所沒為儉所廢且孰以致親哉是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賓客之式與焉邦國萬民相為賓客財之多寡禮之備殺以是為差不可過也

祭祀之式先王以事神賓客之式先王以接人來荒



之式以待天變軍旅之式以待人亂幽間之中有鬼神為之祐顯明之中有賓客為之相天變人亂有備無患然後有共吾肥甘者則羞有式焉有共吾輕暖者則服有式焉有共吾便用者則一有式焉有共吾行禮者則幣帛有式焉有共吾行恩者則好用有式焉然而神不祐于幽人不相于分則失六式已矣賓客之式重與鬼神豈可廢乎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然而九式之用特用九賦之所入者九賦之所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都之賦以待祭祀然而賓客之

用特用邦中之所入者亦有義乎先王以謂吾有九職以任萬民以九貢致邦國之用非以奉吾歆也還以為邦國萬民之計而已千里之內吾所自治者以其自治而得之者置諸九式之用則其事鬼神也欽其待賓客也勤九式之用羞服好用無所愧焉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禮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非禮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禮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禮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三禮之至上足以降天神下足



以出地示中足以致人鬼無他也能與三極之道相  
為近遠而已以禋禮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  
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煇燎祀  
司中司命飗師雨師以血祭社稷之祀五嶽則以物  
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鬻辜祭四方百物  
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投之於淵瘞之於土鬻  
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  
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飗師雨師  
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  
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體祭之是則可矣

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  
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  
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禘三獻  
之爛一獻之熟自熟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  
先王以為未也泰壇之禋羔羊之裘未孕之牲陶匏  
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且非祀天之所主用血  
而已豈禮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  
者也以寄其誠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  
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  
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胝滌濯菹玉鬯者牲饌



奉玉齋贊幣爵告時告備告純告潔以誠其意而已  
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  
使人誠其意者將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  
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古之  
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  
於帝也豈粗於意者之所能及哉以恭致莊然後以  
默致靜以默致靜然後思道以致其虛此其所以接  
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歟祭之日入  
室僂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  
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聲君子之事

帝亦猶是也天鑒帝省見其在物之上焉尊之貴之  
惟恐其或失之精意以享者也然而精意以享在乎  
先王以為至乎未也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察致者  
不期精粗焉精意以享是禮而已先王之制禋禮也  
期於百執事而至斯極也先王無所事意焉是以大  
司寇之職禋祀五帝則戒之曰蒞誓百官戒于百族  
將欲致精其意而已雖然有道者足以格于皇天有  
德者足以格於五帝有才者足以入王家太宰所佐  
則王也未足以佐聖所職則宰也未足以論道是以  
太宰祀大神則為不足享先王則為有餘此大宰之



職所以正言祀五帝而祀大神示享先王則如之而已然則先王所以祀昊天上帝豈正於禋禮而盡哉大神大示蓋惟有大道者足以對之有至精者足以接之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人焉公乃王乃天之乃道則道之大者自非王公不足以體之記曰孝子為能享親聖人為能享帝孝之於人道之盡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之盡者也則天之大神地之大示自非聖人不足以享之若夫百執事則効於禋禮而已太宰且有在於此者况先王乎然而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而已不及大示者以見地示二而小故特舉小者以見其大焉以禋祀昊天上帝而已不及五帝者以見天一而大故特舉大者以見其小者昊天

之有上帝也其猶國之有君歟五精之帝則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之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無稽雜說

祐民以神治民以吏表民以士制民以禮因民以俗  
 糾民以刑勸民以賞簡民以田任民以役然而財用  
 不足無以立事無以聚民無以守國是故賦貢之用  
 序諸八則之中上以給神人下以立政事不可失也  
 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小都  
 之田鄉之采地大都之田公之采地王子母弟食邑  
 在其中焉任地之法無過十二其財之入也職內貳  
 之其財之出也職歲貳之都鄙之用資此十二之稅



而已有無之歲輕重之征備殺之禮多寡之費皆取  
於此不敢過焉此所以馭其用也先王慮其征求無  
藝費出無節則有土均之職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  
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  
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美惡為之輕重之法  
而行之掌其禁令此防其無藝之求宰夫之職掌治  
法以攷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司  
會之職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此防其  
無節之費慮其奢或犯義儉或廢禮則凡官府都鄙  
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職幣掌式法以斂官

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弊此防其犯義之奢廢禮  
之儉其凡用邦財者之弊此防其犯義之奢廢禮  
六官之事不為之職則其屬無與仁不為之書則其  
屬無與學太宰之佐王也立道以明理乃有六典焉  
書而示諸治官之屬曰以治邦國以紀萬民此治官  
之務也書而示諸夏官之屬曰以平邦國以均萬民  
此夏官之務也小宰之貳大宰也推理以立事乃有  
六職焉推其治邦國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平則治之  
効也推其紀萬民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均則紀之効  
也然而平邦國紀萬民政典之事也小宰推而行之



反為治典之効亦有說乎均節財用者大宰之事也  
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者小宰之事也善教而後得民  
心善政而後得民財小宰之於治典推而行之為効  
不及政典之事雖欲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豈可得哉  
大宰之治邦國也猶治水然使之循理而往無穿鑿  
無畔岸故小宰推而行之其効為均萬民此言  
均財之之政聚人之財守邦之衆安人之道季氏忘  
此四者有事於顯史苟得其利則不知所謂均而貧  
苟得其民則不知所謂和無寡顯史固而近於費今  
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不知所謂安無傾孔子曰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史而在蕭  
墻之內然而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致以下  
劑安之以田里擾之以樂昏此庶而安之也教之以  
土宜利之以興勸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強予平之以  
土均此富而安之也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  
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患不安故以田里安所立政  
之始之末  
財非衆不生故貧非所患也患乎其衆不安而已衆  
非財不聚故寡非所患也患乎其財不均而已無貧  
則有聚人者是故無寡無寡則有守邦者是故無傾



來則安之則所謂安者為均無貧之先務焉故曰不  
患寡而患不安則養之則所謂均者為安無傾之  
先務焉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寡而患不  
安之未至者也至於均無貧和無寡之後則安之  
道至焉始安之以所居終安之以所養始安之以施  
仁終安之以懷德  
萬民之數小司寇登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  
用蓋以民力生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司民獻之內  
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蓋以民心生義則能與  
王守邦故也然而內史司會冢宰以民數而制邦賦  
以邦賦而制國用王或圖而退之慮其貧民使之陷  
溺於罪是王之仁也王拜其數而受之內史司會冢  
宰得以贊吾治焉放辟邪侈罔有為者是王之義也  
制祿賞賜則贊為之內史之事也致邦國之財用令  
民職田野之財用均節邦之財用司會之事也故貳  
小司寇焉以制國用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  
治內史之事也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  
治司會之事也故貳司民焉以贊王治  
齊之為政以俗則近乎民魯之為政以禮則近乎道  
近乎民則所入者淺其為効速近乎道則所至者遠



其為効遲是故齊一變至於魯一變至於道管仲  
之為齊俗之所歆因而與之俗之所不因而去之太  
公之教其用為管仲其効為桓公非王之道也王者  
之於民以禮制之以俗因之有以制之則民不能以  
私意自為用捨有以因之則民不能以新物自為好  
惡此民行止所以見馭於先王也一變而至於道然  
後與焉齊知所因魯知所制蓋未足以言馭  
天之生民有利興之為生有善興之為人利興善相  
為廢興者也即善而利廢即利而善廢利之廢也彼  
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知禮哉善之廢也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矣先王慮其救死而不贍且近於禽  
獸也不廢其利亦不廢其善為之三時之務農興之  
為利者也為之十月之飲酒興之為善者也十月萬  
物佚於老之時也北方萬物佚於老之地也先王於  
是為之蜡祭焉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  
享之也勞乎坎則天勞之也國索鬼神而祭祀之先  
王勞之也物之成終且蒙先王之所勞而况民乎  
爭心之生惟利所在三時之務一志於利而已老  
之仁長之義貴之禮固有之善不振久矣以正  
齒位則教之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以年



為尊而正其齒也三命不齒以爵為尊而正其位也  
一命受職齒于鄉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再命  
受服齒于父族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六十者  
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之之  
仁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長之之義也齒所以序年  
以仁尊之也位所以序德以義尊之也齒于父族仁  
也三命而不齒者義也所尊者義故雖父族之親不  
得而齒之貴之之禮也受職以能未足乎德者也故  
雖鄉人之疎得而齒之受服之士蓋處賢能之間而  
已尊之也不齒于鄉卑之也齒于父族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睦姻則孝之類也任恤則悌之類也人  
之孝悌多止於父兄之間而孝也不能克而為睦姻  
悌也不能克而為任恤飢渴乘之有不足以事其父  
兄者仁義之實於是而喪焉不可勝計也鄉之教法  
鄉吏讀之屢矣其言入之不深其實未見利或勝之  
矣安得六行之民攷而興之哉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使見其實者也教之長為其近於允也教之老為其  
近於父也教之貴為其近於君也而睦姻任恤不  
可勝用也則仁義之實何患馴致而喪之哉仁之實  
至於親人之親則仁立矣義之實至於長人之長則



義立矣仁義既立孝悌已著則民之德就矣可以觀  
焉是以州長之於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射者觀德  
而已其飲也作其德之時也其正齒位歆其密察而  
致嚴故以黨正各屬其民而正之其射也觀其德之  
時也民德已定密察致嚴無所事焉故州長獨會五  
黨之民而觀之庠者養也序者射也射以序賢此序  
所以言射焉與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有序賢之  
意歟射于州序賢之意則飲酒於此亦有其意歟以  
正齒位固序之也先王之於民德也飲酒而作之射  
序而觀之然而飲酒閒暇之事也先王行乎勞農之

時宜矣農時而射可乎兵出於農先王歆其知武備  
也猶農之不可緩焉行乎務農之時宜矣先王之於  
飲酒田獵無非事者飲酒則禮教之所寓田獵則兵  
教之所寓惡勞而好逸惡危而好安惡寡而好多惡  
後而好先人之情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或勞或逸  
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或多或寡也一命齒于  
鄉里再命齒于父族或先或後也行禮人情之所難  
師役人心之所憚飲酒田獵馳騁獻酬以為樂焉人  
情之所好以人之所難所憚而寓人之所好之中而  
教之故雖五十者立而人忘其勞六十者三豆而人



忘其寡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父族而人忘其在人  
之後也其猶教之戰歟人知泛禽獸馳騁之樂而已  
凶器危事不可樂者也而人莫之知焉後世井田州  
序之制廢天下之民其耕不屬于田其學不屬于序  
其遊也無三時之務農其祭也無十月之飲酒轉徙  
離散免溝中瘠不可得耳奚暇齒位之事哉幸而會  
也無所屬幸而飲也無所正以無所屬之民而飲無  
所正之酒或以卑踰尊或以壯陵弱卒乎為亂而已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君子所以思古焉先王之歆  
息已其民何其至也春省耕而補不足則甫田所謂

食之也秋省斂而助不給則甫田所謂介之也及其  
息已之時其民相與從事飲酒之樂齒位之教優游  
而平易無復不足不給之嘆民知老之仁之類也民  
知長之義之類也民知首之禮之類也仁義之類不  
可勝用也又得髦士而進之古之愛民也教養之如  
此後世之民有不足事乎父母者尚能克其類乎天  
下之士或流于商或齒于屠販之伍若夫屬民飲酒  
于序以正齒位而得髦士焉不復見久矣  
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  
都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况天下之遠哉先



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別為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之貴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之親者之於大都鄉與子弟之疎者之於小都而大夫與其尤疎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國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足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大事弗因非掌事也特達於朝而已在軍旅之治而有不及者其車馬兵甲之戒令歟都司馬

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且夫朝大夫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之國有政令則朝大夫下為王朝之事都家得之詳矣此八則之治都鄙所以略於官府歟然而先務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也告其君長也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也加田無國正於受田之家猶之國子及其倅歟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正於諸子而已言征則廢正之



之義言正則征在其中焉都司馬以國法掌其政學  
以聽於國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  
政令則司馬正之矣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  
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則諸子正之矣授之  
車甲合其卒伍是以正賦之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  
之是以正之之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大人之事也王之至尊后之  
至貴五乘不足以名其車則曰路而已孤卿大夫士  
於王及后則卑於小人則貴不可以五路名其車則  
曰乘而已路道之大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途同歸  
之會譬人謂之大人譬道謂之大道大人不仁大道  
不器無名也無得而稱焉無物也無得而用焉言玉  
則道降於德之美言金則道用於義之和言象則道  
用於義之辨言革則道用於義之制言木則道麗於  
仁之質



雜說

用公集之雜言章便處... 頃直新... 不器與... 之會... 入體... 之大... 入... 道... 大人不...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一

雜說

執周為人執蝶為物以覺為真以夢為妄則是非物

我辨矣夫覺夢周蝶亦矣以異哉周蝶皆物也覺為

周夢為蝶皆物化也周蝶皆物而物之覺夢皆化則

夢中之蝶覺後之周孰為真孰為妄哉無真無妄故

不知周之夢為蝶歟蝶之夢為周歟周與蝶相得於

夢中必有分矣蓋天下之物一聚一散相得相失莫

非分也周以蝶於我為有分則蝶與我齊矣世之人

所以有是非以其有物我所以有喜懼以其有死生



物我死生不能一此人所以無逍遙遊而養生之理  
喪矣故以蝶為周以周為蝶然後忘物我以覺為夢  
以夢為覺然後忘死生物我死生兩忘而意消故能  
緣督以為經而智與故無與焉養生所主者也  
生在外者任無涯之知赴無窮之欲逐不可必之物  
以有涯之生隨此而致其養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  
有之矣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以有涯隨無涯用智  
者也猶且殆已况其為智者哉為智者以其知之所  
不知而害其所知者也其殆決矣善則用智者有之  
也惡則為智者有之也善之發聞惟馨千里之外譽

之者至矣故善者名之召而名其報也惡之發聞惟  
腥千里之外誅之者至矣故惡者刑之召而刑其報  
也有召斯有報有報斯有累至其有累而觀物弗之  
察矣尚能及是養生之理乎蓋益理以能者名之召  
虧理以偽者刑之召吾將任萬物之自為而能與偽  
無與焉則雖同室之人不得其善惡而報之况其遠  
者哉緣督以為經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則智行其  
所無事矣善惡為生之累名為善之累刑為惡之累  
則四者以非理蹈之矣或禍其身或殘其生遺親之  
憂而天年不能盡其道而死則殆而已矣



牛以喻其有生牛之節間以喻其生理遊刃於節間以喻智行其所無事循乎天理而已至理得於心而樂作焉以理解牛故其聲嗒然合於桑林之舞中於經首之會技兼於事、兼於義、兼於德、兼於道然道無乎不在雖一技之微而道寓焉至於一技之微妙則與道會矣所好者道或進乎技或進乎事者百工之精者也或進乎義或進乎德者士大夫之精者也庖丁工也故進乎技所見無非牛者以喻為知者不知生理之所在則養其形而已未常見全牛則見其理間矣雖然猶有牛焉未能忘牛而會於理以

喻用智者未能無累也割也故歲一更刀折也故月一更刀折則繁矣未若良庖之善也然而良庖猶喻以形傳生者也但賢於族爾養生之道未達一間則相去楚越矣况歲一更與夫十九年之遠哉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以喻夫大知不知不知故其用愈多其智愈有而不可盡也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謀然已解以喻夫養生之理或有礙之者未之盡也當此之時用智而求之則其失逾遠矣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則微運其智至於造理則已矣故善



刀而藏之以神遇不以目視則牛忘以喻任萬物之  
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養生所主於是乎定不以物  
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靜主道動主理天理  
真空之所有依乎天理則悟空矣物之於形之於  
生猶之肯綮大輒也豈能為大窾之累哉用智為智  
之小者也豈能為大智之累哉思者心之官知止則  
其思置矣神欲行則惟神之所欲行焉無不在理者  
介則獨之則無與人貌有與也人貌而天無與也無  
物不能對之右師其孰累之哉則養生主定矣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物之善養其形者也不期蓄乎

樊中求適其性而已矣然而所養未離乎形其神雖  
王未善也神王非至人之所貴精盛則神王精復則  
神凝至於神凝則生傳矣不知其盡也  
號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所以三號而出老少之情  
適天而泛人信情而廢天如哭其子母人之所受恬  
淡自然不過其分而今哀樂為之累至於此極豈非  
遁天倍情而天故以哀樂刑之邪適來而生適去而  
死去來生死非人所與而老少之情至於此極不亦  
縣乎人之有心猶天之有帝君於天心君於人而  
人之哀樂入其胸次則其帝縣矣有生妄也以已有



生之厚而遇傷夫子之死又加妄矣以形傳生猶其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傳乎老聃之死是其形化者也而彼老少有生之厚傷其形化何異乎以薪而傳火哉蓋未之悟也指窮於為薪則悟矣真空之中有養生之道有傳火之理忘形與薪而得於此焉則不知其盡也蓋夫為薪之指窮而後悟火之傳非薪為形之指窮而後悟生之傳非形帝之縣解其指窮歟彼老少者之哀夫子竊謂老少有生之厚而不自哀也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固

務生之所無以為則所主者喪矣固務知之所無奈何則害其所知矣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害之則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見其攝生矣之物則勞其形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故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者也其為不足而不為與夫無以為而為之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之理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



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與彼更生與物化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而生死兩忘不與物受輪於數者其惟一不化乎故更生則其免為形近矣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智之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在性分之外者固務知之則其知鑿矣理無事乎鑿也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者害之則其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可以攝生矣物者形之累生者德之累物也形也生也去來變

化長短多寡三者非所與焉陰有造之者不達者為有生而養形為養形而之物之物則勞其形物役之也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形役之也故形不離而生忘者有之矣物也形也生也真宰以役物者也所遇不齊而求之不可以必得不可以必得不達者切為在我而私欲有之此三者所以常相背違而欲有之者至於兩失而莫之悟也且夫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亡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不達者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矣吾不然以謂真宰之道在我者



吾實有之其寂也不動其常也不化其存也不亡其真也不滅可以生之可以形之可以物之雖吾之至於此也豈異乎人哉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是非無好惡死生無憂喜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時不能運數不能窮而物不能誘去而變散之則被偶化之形暫來之生何足計哉形與生且不足計而况形生之外乎嗚呼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之物果不足以養形學者不可不察也

無以為而為之不順乎生之理其為不免而不為之不順乎命之理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之道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正則其心一平則其心夷而真常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蓋夫有生之厚者未有能與物化者也

形勞者以事役其力故也精虧者以生勞傷其心氣故也夫人以精化生亦反以生虧之何其自賊也君子遺生而畜精焉非徒畜之也又能運之非徒運之也又能復之畜之者仁也運之者術也復之者道也上智無事畜之也復之而已矣夫人以精而有生及其達也致精而攝生焉亦知所復而已天地不生而



能生之故為萬物之父母物之成體則精氣之聚成  
始則精氣之散死者生之始成體則言其生成始則  
言其死天地之道內則不虧其精外則不虧其形故  
能合散萬物是謂能移我致至精焉及以相天精而  
又精之至也雖然相天而已未足以祐神神之又  
神相天不足以言之故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  
中者人道之至也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  
天道之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至人  
其神乎常無其氣故潛行不窒妙有其形故蹈火不  
熱太虛其體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衆凡之流智

巧果敢與物相勝其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強則忿然  
弱則趨蹶晝為想夜為夢則氣之守喪矣豈復能純  
乎喜怒哀樂忘而後有純氣之守純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其神不虧則外物之感何由得間而累之故水  
不能窒其氣火不能化其形萬物之上不能惴慄其  
氣體凡有貌象聲色皆是物也物何以相遠則夫智  
巧果敢之列將欲勝物不亦妄乎氣之散為喜怒哀  
樂之色物得其間而累之潛行則窒入火則熱不窒  
不熱彼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物我兩忘而守其  
氣故能常無其氣而不為聲色妙有其形而不為貌



象則萬物之止行矣物何以不相遠不形者妙道也  
無所化者真性也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則  
與道為體矣無物不然夫得是而窮盡之將與不形  
者為一矣而有形之物豈得止之使不為至人哉人  
之性滿而不溢圓而無端處乎不溢之度則不增其  
所無也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是  
也藏乎無端之紀則不示其所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謂道紀是也紀者綱之所  
恃以勝物者也使之有也使之有端則物勝之矣一  
氣幽明之交故不麗乎陰陽遊乎出入之際故不轉

乎生死

形之中物之所造而能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則超  
乎形數之外而與物之所造者通矣物奚自入焉物  
奚自入則吾無入而不可水火豈能拒吾入哉  
人惟神與氣喪而後至於死當其未醉也智巧果敢  
與物相勝神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及其墮車則驚懼  
入乎其胸中矣神與氣喪矣故雖不疾猶死也當其  
醉也冥然不知物我兩忘物我兩忘而智巧果敢不  
從事於外故其乘不知也墮亦不知也蓋知之所在  
神氣亦然而乘墮不知則神與氣在醉之中矣非在



物也及其墮車則傷其形而已不傷其形氣故雖疾  
不死也况全於天乎藏於酒非自然也故酒失其智  
巧果敢復於物矣惟藏於天者任萬物之自為而吾  
無與焉故物不得其間而累之至人離乎人者也聖  
人則不離之為其不離乎人而物莫能傷之者是其  
藏於天也至人則行乎萬物之上矣藏於天不足以  
言之

鑄于無意於殺人而人或使之也飄瓦無意於中人  
而天或使之也聖人之刑政其猶鑄于飄瓦歟民自  
犯其政刑而非聖人犯之則天下雖有折怨之心而  
無所用矣無所用其心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  
亂殺戮之刑

開人開人之偽也開天開天之性也天之於天道  
而已性生德偽生賊開人以智治國者也開天不以  
智治國者也不厭其天性不忽於人偽則民近乎用  
其真矣夫者錙銖失者十一方其習之時也猶掇之  
也則習忘矣其技精矣一技之粗有道存焉所謂有  
道者在此忘我在彼忘物而已吾處身也若擷株拘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則忘我矣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則忘物矣用志不分則不以萬



物易蝮之翼用志而分則我有身臂之異有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蝮翼之細用志不分乃聚於神用志而  
分乃散於物雖然疴倮之承蝮兩忘之中猶有蝮焉  
是工之有道者也工之有道且若走而况君子乎  
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內重也以鈞注  
者憚以黃金注者殫此外重也水忘則善遊金忘則  
善注其猶達生者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其養生  
至矣

陽為顯陰為藏精者陰德也力者陽德也單豹入而  
藏則內實而發為嬰兒之色張毅出而陽則內虛而  
為熱疾攻之豹畜精而養其內毅侈力而養其外是  
皆不鞭其後者也聖人不入而藏也不盛其外不出  
而陽也不虛其內處乎陰陽之中與道為體復為至  
精則不必入也故無嬰兒之色散為至和則不必出  
也故無內熱之病猶柴之不生也何有嬰兒之色猶  
柴之不為也何為內熱之病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聖  
也神也以名道者也其名必極其惟聖神乎單豹張  
毅生身之厚非道之所在則物而已虎視之物也鳥  
得而不傷之善攝生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  
爪而比於赤子者又其次焉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



鳥不搏若夫單豹有赤子之色而已且不足以比赤子之德厚而况攝生者乎蓋夫生之厚然後巖居而水食微幸其生之久而不知道不在焉則動之死而已

有生之厚至於精離形弊而不自持者大歎累之也故二者有所戒而後攝生可忘焉精生氣之生神而飲食之間不為之戒則傷其氣在席之上不為之戒則喪其精之喪氣傷而神去矣雖然在席之上不為之戒者其弊在乎飲食之間而已天產作陰德而為淫邪也地產作陽德而為倦怠也淫邪倦怠之情外誘於物內汨其心當此之時其孰能蓄精以養其神乎觸其情而已故君子之於飲食內雖多不使勝食氣所以防陰德之為淫邪以和樂防之所以防陽德之為倦怠目不之於色四枝不之於安佚陰德嘗清陽德嘗彊則能尊生矣攝生者可以志焉學者不可不慎也







乎以孔子之聖而易於其鄰子路之賢而慢於同門之士自是而降蓋在所不論也至若嘯詠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今翫古作為文章條然自適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第一而聲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于庭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人所未識其面為恨如端明黃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於傳注或不見聖人指歸而隋唐以來寔東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溢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此非偶然也公諱裳字

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曾祖曰護祖曰添考自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特進妣吳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士第歷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太宗正丞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穎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為禮部尚書閱數月申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丐官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宮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歷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宮居錢唐至宣和



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宮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  
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  
第享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卹如令冬十  
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  
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於胸臆浩渺難窮而  
趣詣深奧見於演山集六十卷少有魁天下之志士  
亦以此期之至仕官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  
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  
拂其外與夫銳進而不說初貪得而倒行逆施者其  
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

難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天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  
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趨捷勇健北虜畏  
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頽毀無戰  
守具萬一姦人竊發懼無以制在禮部會朝廷議推  
太學三舍法於天下公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  
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後公私煩費  
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方臘虜人之變悉  
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廷老於  
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澹於財利  
甫終父母喪舉貲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



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筭所  
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  
焉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三深  
解而參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驚者公獨漠  
然無係累茲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歟要  
同郡張氏累贈越國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  
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澣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  
及公顯達閨門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  
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於  
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玘終於承奉郎監真

定府糧料院叔曰琚終於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  
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王管  
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脩承議郎河  
州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紱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  
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積中朝請郎坊州僉判李悱  
七女婿也詳蓋兩娶云公既葬十有八年玠謀墓道  
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幼嘗  
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致比遊兩學延平之人多  
喜道公事蓋樂聞之於是著公平生而系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劍龍蜿蜒 演山崇巔 棲息真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粲

操履玉堅

喜高標獨立

逸翮孤騫

智叅著蔡

言之世傳

誰侍從之老

誰或差肩

初終進退

五人無間然

孰謂公死

若劍逝仙還

藏棺深窆

板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諉

鐫石墓道

垂千億年

紫元翁塑像記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

漢顯宗有云郎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

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物生於地精成於

天理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係紫

微天官九真人之一豈欺我哉紫元翁實尚書黃公

冕仲之道號公世為延平人在熙豐間以文章鳴方

未第時曾作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廟酷愛其文以為

場屋遺材無何由鄉舉策試于庭遂魁天下頗愜聖

意雖經事五朝綿歷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蓋必有所

授之也素愛桐江之大明洞俾主僧作草庵于其側

將為棲息之地遂以紫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

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得嵩陽之說於其兄總幹

基仲即書其事榜于洞中且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

一火暨丁卯歲公之幼子純中得漕司屬寮巡歷過邑欣



聞其說遂趨洞中恭拜焉且屬予叙其事鐫諸樂石  
予不敢辭故書於洞中且望公於野寺  
桐廬宰胡樞得其兄總幹杞言嵩陽莊念祖所述  
方外志載張伯端政和中通名謂黃冕仲於延平  
繼使人寓書於吳仲云平叔自謂與黃冕仲本紫  
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籍墮人間今垣中可  
見者六星耳潛耀者二則平叔冕仲睢陽于先生  
未冕仲曰紫元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  
真人胡因書其事寘於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  
像於洞中云

此并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  
術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  
之學溫厚尔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丹墀天子覽  
其對而異焉親撰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  
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錄以為楷式殘  
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  
文類多散逸先生之子孫毫聯緜緝次為家集而他  
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  
聞五馬將入境舉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



賢太守乃端明黃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  
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觀矣公下車累月挺因以諸  
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刊之學以廣其傳公曰  
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挺是正舛訛挺觀先生平  
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  
詠發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  
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  
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傑識為時著龜所蘊之施百  
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難老之福嗚呼賢矣哉  
此邦士子讀其書詠其詩視其平生出處之大節而

景慕之異時登巍科歷顯仕為名卿才大夫未必不  
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巍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  
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  
以文墨自娛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  
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竟以抄錄自後子孫以  
先君布衣時所為文章相繼編次為家集幾三  
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唐會兵亂陷圍城中  
悉皆散亡比寇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  
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



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為文必待聖  
賢刪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經  
先哲去取然皆自得於胸襟故盡以其所求訪  
之文釐為六十卷迄乾道改元初夏玠被命來  
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為軍學教授惜其文之不  
傳請校勘并訛鏤板于軍學庶傳之永久為學  
者矜式玠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乾道丙  
戌孟夏玠謹識

由北山武英軍... 景慕之具...

右從政郎建昌軍錄事叅軍權判官譚 壽鄉

左從政郎克建昌軍軍學教授權通判廖 挺

右朝請大夫通判建昌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張 象

右朝請大夫權發遣建昌軍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紫金魚袋黃 玠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正' and '大'.

或陣前大夫對發鼓戰官軍主營

或陣前大夫對發鼓戰官軍主營

或陣前大夫對發鼓戰官軍主營

或陣前大夫對發鼓戰官軍主營





